

过翁
タシカニ
山口

之南流之西也。因名之曰南流河。

セシル・ホーリーは、外國の政治の元老院

支那の傳記也

十二月

美那四條、人民力勤務ナシ。皆海上ノ事也。テ事トシテ
一晩ニ至りテ船丸ハ何人も没死斯カル故ニカシケト。サヌキ省
夕化官四ツ松、丁一圓ノ御算金を余ルノ通ニテ、テラルルルタクシ

譲于其子。傳之。依。丁未。六月。辛亥。

國之大利

三子物陽外才憲入不外

廣文入鄉心倦既到平陽不復

之子肉大物也。曰至國之儀物。九

卷之三

中共福建省罗源县党史研究室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书 名：林可彝文选

准印证：(榕)新出(2002)内书第042号

批准单位：福州市新闻出版局

承印单位：福州三才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版 次：2002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200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6.5印张

开 本：1/32

字 数：150千字

序

(一)

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林可彝烈士，1893 年生于福建省罗源城关，1913 年 9 月考入福建法政学校，受校长林长民等民主思想启迪，树立了爱民救国思想。1916 年 7 月，法政学校毕业后，即赴日本，先后留学早稻田大学和明治大学，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留日期间，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著作和政治、经济学专著，探求社会变革之道。1920 年留日回国，翌年春赴北平，在平民、朝阳等大学任教，期间，在《自治周刊》、《今日杂志》、《学林》、《时事月刊》、《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时评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诸方面。他公开抨击旧中国政弊，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扬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鼓动中国要走苏联共产党专政的步调，走社会主义道路。1923 年夏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同年，由彭述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党员，成为中共早期知识分子党员之一。1925 年 7 月回国，仍在平民、朝阳等大学任教，并兼任《劳工日报》专栏编辑。1926 年 1 月，文化大学举行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会，林可彝被邀作报告，以提高人民对十月革命的认识；3 月，日本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制造屠杀爱国学生的“3·18”惨案，他与师生一起召开控诉会，上街张贴标语、游行示威，声讨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引起北平公私立院校师生公愤，林可彝被选为私立

大学代表，向财政部和总理府坐索教育费欠款。同年7月，参加在日本长崎召开的亚细亚民族大会，他负责起草并迫使大会通过以撤废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为主要内容的提案，期间，抽空调查了日本共产党组织活动情况，表现出突出的组织活动能力。1927年1月，奉调武昌中山大学任教，并开展革命活动；同年5月，参加了平叛夏斗寅叛乱、保卫武汉的战斗。是年冬，武昌大学师生又一次掀起反对军阀胡宗铎、陶钧血腥屠杀武汉人民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林可彝被捕。在狱中，他与敌人的引诱、酷刑作顽强斗争。1928年1月4日，林可彝被敌人以“确系共党重要分子，在校宣传共产，蛊惑青年”罪名杀害于武汉。

(二)

二十世纪初，中国军阀混战，内乱外患。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士，提出了议会政治、开发实业、教育救国、废督裁兵、军民分治等各种救国治国方策。林可彝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革命学说的先知先觉，受世界革命形势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对中国的前途，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独到的见解。

他反对议会政治，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革，单纯依赖议会政治，单纯组织社会党或是劳动党，即使能够在会议里面，多占大头数，掌握政权，亦决不足实施社会改革。”^①“中国的社会改革，不要用革命的方法，只须组织社会党，向着选举去竞争，苟得胜利，就可借政治的权力，组织社会主义国家，觉得真是梦话呵！”^②

他批驳“实业救国”的言论，认为：“让资本家去开发实业，弄到贫富不均，如同欧美今日的危险实在不好。中国是个后进国，再以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蹈人家的覆辙，未免太不上算。开发实业的方法，除了资本家开发，只有国家开发和劳动阶级自己开发二个办法。以目下政府，如此腐败，自然不能开发发展实业，就是将来的政府，我们可以靠得住吗？”^⑤“中国欲免资本主义而开发实业，唯有实行社会主义。”^⑥指明推翻腐败的政府，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开发实业、振兴中国的出路。

他驳斥“教育救国”主张，认为：“教育与政治是息息相关的東西，不有良政治，绝不有良教育。”^⑦“现状维持之下，配谈社会教育运动吗？教育经费几个月不发，运动索还欠款还要挨打，这种政治当局，向他们说什么教育，说什么教育运动？大江南北，父老兄弟，不死于兵，就死于匪，转徙流离，生且不保，食且不给，这种社会，说什么教育，干什么教育运动？”^⑧他还列举苏联十月革命后，社会教育事业发达的成绩，证明自己“政治先改良，社会教育才可以发展。”^⑨“政治若是好的，社会教育才能运动有效。”^⑩的观点。因此，他提出：“主张社会运动的人，不能不并重政治运动，主张社会教育的人，要先主张政治运动。”^⑪

他主张革命性运动，反对改良性运动。有人认为，要实现自治，只要废督裁兵或者向督军请愿，搞军民分治即可。林可彝认为：“个性和能力的障碍物，除了现代社会的组织，没有别的。”^⑫“世上想要安坐赚钱，想滥用权力，想不劳而食的人类，仅有现在万恶的督军和可怜的兵吗？”^⑬“因此，废督裁兵，也是自治的初步，但做到这一步，也未必就能够自治呵。”^⑭对于改良性运动之“军民分治”、“设立省参事会和向督军请愿”，他认为是出于个人经济欲和优胜欲罢了。因而，“我们主张革命性运动的，对于改良运动，原则上认做我们理想的妨碍物，根本反对的。”^⑮还有人寄希望于军阀互相残杀而底于亡，林可彝认为，“人民不自奋，依赖军阀残杀而于

亡，是绝对没有的事。”⑩

那么，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应走怎样的社会变革之路呢？

林可彝明确指出：**中国的前途应走苏联共产党专政的步调，走社会主义道路。**林可彝以马克思“社会之物质的生产力发达到一定阶段与旧来之生产条件，必生冲突，这旧来的财产关系，向曾为生产力的发达形态，今一转而为无产阶级的桎梏”的论断，指出现在正是“生产组织变为生产力桎梏的时机”⑪。他还以社会革命胜利，不起于社会生产力发达的欧美，而在产业不发达的俄国首先取得的事实，论证了“革命的理想精神是革命的要素。”⑫“资本主义不必成熟，社会革命也可以成立的道理。”⑬他分析俄国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后认为，俄罗斯这样产业不发达的国家能取得革命胜利，“这样看来，中国社会革命未尽不可能了。”⑭只要“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勇敢的社会主义者到民间或军队中去，趁他们不平心未定，指出一条出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定能实现。”⑮他还指出：“中国系后进之国……欲与欧洲列强并立于世界，势不能不想法突破象欧洲政治改革那样一步一步的行程，必求官僚军阀政治之后，一跃而跻于无产阶级政治之域”⑯“最好经过像俄国共产党专政的步调”⑰走社会主义道路。

那又如何组织，发动这场社会政治运动呢？

林可彝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总结历史上农民运动失败教训，阐述了组织发动中国革命运动的正确方法。

要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林可彝总结历史上农民运动失败教训之一是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他们（农民运动领袖——编者注）中登到强有者地位的，仍旧以固有的制度为便利，所以经过许多革命所成立的国家，其为拥护特殊阶级的机关，凡百组织为供一般生活相背驰的根本错误，丝毫不能变的。”⑲他盛赞苏联共产党人对共

产主义狂热的信仰，严格律己，上下协力，勇于奉献的精神，提出中国要进行政治运动，首先“改革之初，要有一万个彻底的人，诚实、能干、浚智、不沾染腐败的习气，热心干事。”^②强调领导阶级应具的品质。

要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加以根本变革。林可彝总结农民运动失败另一个教训是没有从政治、经济制度上加以变革。他们“从来只知道从消极的抵触为一般社会生活的压迫和绞取阶级，而对一般生活压迫的根本原因和绞取行为最为明显的‘私有财产制’、‘资本制’不知道加以断然的改革”。^③因而他主张：中国“不主张改革政治则已，主张改革政治，最少也要政治组织能够促进下层阶级的觉悟，国家制度，能够使下层民族有实际干与政治的机会……使参政权与参产权同时实现。”^④

要依靠工人农民建立人民武装。林可彝指出：“凡是一种政治运动，总要经过三层阶段。第一，是思想的发生；第二，是思想的革命化；第三，是思想和力的结合。”^⑤指出推翻旧国家政权的政治运动要经过思想发动到武装斗争的过程。有人认为：“打破武力，要利用武力。”林可彝“觉得自己没有相当实力，单凭倚纵横捭阖之术，以为武人的枪炮，可以跟我们三寸舌走，实在不有多大希望。”^⑥“纵然能实现于一时，而不免弄个不衫不履的局面罢了。”^⑦因而，“我们就应该注意农人工人方面，以建筑我们巩固的实力。”^⑧明确指出建立人民武装思想。

要注意发动群众工作的方法。林可彝认为，在发动组织农工参与政治运动时，“对于农工人说话，不妨侧重社会经济方面，我深信下层阶级的人民，对于经济利害是直接感受的，比不得政治的利害，仅为间接的。他们一受我们理想的浸润，一定会跃跃欲动的。我们又指导他悟到经济改革的必要，又指导他们悟到政治不

改革，社会经济是无法改革的。那么，他们对于现在的恶政治，必不像从前那样只是吞声饮泣，不敢作声，除了怨天怨命外，束手无策。”^①反映了深入工农的工作方法。

要重视劳动阶级的教育。林可彝认为，要趁劳动立法的机会，“更进而谋劳动阶段的教育运动，因为劳动者非有相当教养，即使成立无产专政，不啻只是少数无产知识阶级专政，否则又为多数无产愚民专政，终难达到社会主义的国家，终难发挥无产阶级的文化。”^②他还以列宁不得不改行经济政策，最大关系者“则大多数无产阶级农民，深中了以前资产阶级重视财产产出的文化之毒”^③为教训，认为“未掀起社会革命以前，先计划相当的劳动阶级教育，以解除将来发生陷于和俄罗斯受同样的困难，实在觉得是必要的。”^④

林可彝还根据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以政治、经济地位作为区分阶级的标准，把中国社会阶级分成治者被治者，绞取者被绞取者两大阶级，把自作农、小商人、手工场主、医生、律师、教员归于二大阶级以外，并强调“阶级不能拿职业做标准。”^⑤明确了革命的依靠力量与对象。

从收集到的林可彝发表于1921—1922年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林可彝在建党之初，就对中国革命前途、社会阶级分析、建党建军思想、依靠工农的群众路线及深入群众的工作方法都作了比较系统正确的阐述，其主导思想，与中国革命宗旨及中共各时期正确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建党建军理论都是一致的，对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林可彝在《亚细亚民族大会回想录》中写道：“我于许多学说中，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从学习钻研马克思著作，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吸取唯物辩证的思维

方法。他在《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一文中，对唯物史观作了介绍和评论，阐述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体论证了“历史变动源于其时代的经济的状态”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回答了当时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种种疑问，论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向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当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在国内外引起震撼，敌对势力恶意攻击社会主义苏联，国内外人民也对苏维埃政权和新经济政策产生怀疑之时，林可彝于1922年8月，在《今日杂志》上发表《俄国为什么改行新经济政策》一文，从俄国的国情，苏维埃政权的特质，列宁决行此种政策的怀抱，阐述俄国改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可行性、正确性。他极赞同列宁对内放宽、对外开放的新政策，指出：“俄罗斯现在只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准备国家”，在产业不发达情况下，“只有降而对内奖励私人的企业心，对外诱引资本的输入”，才能增加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逐步实现“电气化计划”，辩证地阐述了在产业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起了积极作用。

林可彝经常发表时评文章，对国际许多重大会议、外交、工运事件进行报导，发表述评，声援各国工人运动，盛赞苏联革命外交的重大胜利及建设成果；尖锐抨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质，并预言：“战后世界经济的竞争、将移到东方来，恐第二次的战争，不在欧洲，而在亚陆，冲突的国家将为日美，而被绞取的就是我们中国了。”⑤

林可彝留日留苏回国，两度回乡探亲，以亲身所见、所闻、所悟，教育乡亲。他反对封建宗法思想，提倡、资助兴办新学；反对蓄婢、地租剥削，并预言不久将来，国内某些地区必有大的改革，体现一个革命理论家的博学多才，远见卓识。

林可彝同情劳工群众，憎恶腐败政府和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称军阀、财阀把持的国民政府是恶政治，称当局者是以侥幸夤缘弄到的冗官，法律、国家机器是特殊阶级的独占物；抨击宪法只有私有财产的保护权，却不顾财产来得是否合法，而广大人民却没有基本的劳动权、生存权、教育权；称社会各种抑郁、不平、窃盗都是统治者、绞取者造成的，充分体现一个革命者爱憎分明，公正无畏的品质。

(三)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太久的情况下，林可彝就能比较正确地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革命学说介绍给中国人民，在苏联国内经济建设遭遇暂时困难，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围攻之时，林可彝能透过苏维埃政权的特质，阐述列宁改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可行性、正确性，消除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疑虑，并强烈抨击反动军阀政府，批驳各种改良性运动主张，公开发表中国要实行共产党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观点，这些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扩大十月革命影响，提高中国人民觉醒，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编辑出版《林可彝文选》，一是想为从事党史、理论研究的部门、同志提供一些资料，以对林可彝的生平、思想作深层次的研讨；二是为了缅怀烈士、教育后人。他那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坚定的信念，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他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的国家，允许私营商业、个体企业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确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立的意味，而为社会主义过渡的意味”^⑤，赞扬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以及在产业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具艰巨性的思想，对于指导我们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政策问题、现实问题都具有现实意义。

中共福建省罗源县委党史研究室
二〇〇二年八月

目 录

我们自治运动的目的	1
俄罗斯的产业自治	3
我们为什么主张产业选举	6
我们为什么拟草省宪	9
国家社会主义与省自治	11
自治运动是中产阶级运动吗?	17
我的爱国观	22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划清之标准及其理由	25
从社会主义观察太平洋会议	31
关于自治运动质新社会报胡政之君	36
社会教育与政治运动	40
太平洋会议与中国之关系	44
运动与实力	51
自治运动的趋势	57
恐慌	60
我也赞成浙江省宪无效运动	64
劫盗应该枪毙吗?!	67
时局彻底解决之机	71
列强在中国之利权	75
今后时局解决之第一步	83

国家组织的根本错误和自治省建立的必要	89
俄罗斯的农民	93
唯物论与唯物史观	105
最近一个感觉	112
俄国为什么改行新经济政策	117
政党与中国社会改革运动	128
劳动法成立之后	134
天坛宪法应该怎样改正	141
因沪案联想革命苏联的外交	151
亚细亚民族大会回想录	161
烈士逸诗七首	176

我们自治运动的目的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我们自治运动的目的，早已对诸位说过，就是希望“将来社会里头没有治者和被治者，只有自治者”。究竟到什么田地，才算人人都是自治者呢？简单说，不外人人都十分发挥他的个性和能力罢了。个性和能力的障碍物，除了现社会的组织是没有别的。许多人说，障碍自治，是督军制和土匪似的军队，所以只要鼓吹废督裁兵就得了。这话倒也不错，但是为什么督军硬挺着不顾众怒，多方谋固全他的地位呢？为什么许多人甘愿做军阀的私兵呢？因为一做督军，就可安然坐赚许多冤孽钱和无上的势力，因为一当了兵，就不费什么劳动，可以得食，或是不去当兵，就不得食。然而世上想安坐赚钱，想滥用权力，想不劳而食的人类，只有现在万恶的督军和可怜的兵吗？我不是反对废督裁兵，并且承认废督裁兵，也是自治的初步，但做到了这一步，也未必就能够自治啊。有的说要人人能够发挥个性和能力，非改造人心不可，拉斯金 Ruskin 有说：“世间的奢侈，唯不智的人才享受得着，就是最残忍的人，不瞎着眼儿，恐怕也不能安坐在美食的膳堂。”司马得 Smart 也说：“有道德的人，看见人家在户外饥寒，总觉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乍听这句话我也觉得有些同情，但实在不敢“全称肯定”。我有一位朋友，我极相信他是富于同情，并且时常看见他热烈的攻击一般官僚和资本家的文章。他现在的地位，每月总赚得好几百块洋钱，他也时常瞧过沿街呼唤的乞儿，他的太太总是整日地装得很漂亮，自己也是没有一周间不到饭店去，但他一点儿没觉着他的收入在必要以

上，并且时常感经济压迫的痛苦。社会一般的思想、感情和欲求、信念与四围的环境，是脱不了的关系。换句话，就是社会制度，是人类思想、感情、欲求、信念的原动力。譬如山国人民，未越故乡一步，虽有时也会想像海的轮廓，究没有海的实觉，就也不大感得海的必要和趣味。所以社会上若是没有遗产制，就找不出寄生的阶级。没有货币制，以个人的劳动为标准，给与衣食，谁也不想不去工作。北京城里头，若是没有侥幸夤缘，可以弄到冗官，各地方的会馆里头，也没有许多无聊的旅客了。进一步说，人人有工作的机会，沿街叫苦的乞丐，就要不见；有教育的机会，一部份阶级，就不能垄断知识，夸口劳心者治人；人人各取所需各得所值，贫富没有多大的不平均，没有人可以侥幸取得超越的地位，就没物质的不平均的事实。若不是现社会种种的不平，使被压阶级，眼巴巴地望着人家的侥幸、占有、富贵、利达……使他们无时不发生歆羨或是讨厌的心理，那末“牢骚抑郁”自然少得多了。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人人都能够发挥他的个性和能力啊。

若执着现代社会的制度，一般治者阶级的思想、感情、欲求和信念，总以维持现状为目的利益，压迫他人使之无法享有自治的权利，我们的努力到底免不了浪费啊。打破现社会组织有什么方法？下次再谈罢。

原载《自治周刊》1号

俄罗斯的产业自治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现代的代议制、政党和财阀，都是极讨厌的东西。要想改良代议制，打破政党，消灭财阀，我想来想去，觉得只有职业自治一个方法。职业自治，是什么样？简单说来，就是让一般有职业的人，都去管理他们自己的产业，许多职业团，各个都能选出代表参与国政罢了。这中间虽有以为要把政治的组织，都归有职业的人完全占领，如工团主义者 Syndicalists 的主张；有以为生产组织和政治组织，要互相对立，而以职业的议会代表生产者，把普通的政治组织，站在社会生活之上，使他们代表消费者，如基尔特 guild 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又有于生产组织以外，也承认政治组织，但不把两者看做对立，如俄罗斯的苏维埃制度就是这样方法。今天先把俄国苏维埃制度下的产业自治，和诸君讨论一下。

俄国的产业，虽然幼稚，而自劳动联合会的组织，倒好久了。不过专制政治下的资本家，能够借政治上的力量，来压迫他。所以三月革命以前的俄国革命，都是把政治来做目标。因三月革命，而产出的格林斯基政府时代，当时劳动者乘着革命后各工场管理机关摇动的机会，固然取得多少产业上的管理权，但格林斯基政府，是资本阶级的政府，终不能够满足第四阶级人民的要求。加之革命后对德战争完全停止，资本家在营业上，没有什么利益，极愿停止贸易，所以劳动者若同盟罢工起来，他就把工厂锁上了。劳动者历几次的经验，也懂得罢业的武器这个时候实用不着，乃别谋从根本上改造经济组织的方法。主张产业上的管理权应归生产者本身